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六十九回 打播臺同祭岳王墳 憤冤情哭訴潮神廟

詩曰： 一同灑淚奠重泉，孤家荒墳衰草連。願將冤曲森羅訴，早喋奸邪恨始瀾。

話說當時余雷問那店主人道：「我等俱是做買賣的客人，卻不曉得甚麼是『打播臺』。請主人與我們說說著。」那店主人道：「我這裡臨安郡中，有個後軍都督叫做張俊。他的公子張國乾，最喜歡武藝。數月前，來了兩個教師，一個叫做戚光祖，一個叫做戚繼祖。他弟兄兩人，本是岳元帥麾下統制宮戚方的兒子。說他本事高強，張公子請了他來，學成武藝，在昭慶寺前，搭起一座大播臺，要打盡天下英雄。已經二□餘日，並無敵手。客官們來得湊巧，這樣盛會，也該去看看。」

那店主人指手劃腳，正說得高興，祇聽得小二來叫，說：「有客人來安寓，快去招接。」店主人聽得，慌忙的去。不多時，祇見小二搬進行李，店主人引將三個人來，就在對門房內安頓著。聽得那三人問道：「店家，這裡的播臺搭在那裡？」店主人答道：「就搭在昭慶寺前，客官可是要去看麼？」那三個人道：「甚麼看！我們特地來與他比比手段的！」店主人道：「客官若是打得過他，倒是有官做的！」內中一人道：「那個要甚麼官做！打倒了他，也叫眾人笑笑。」店主人笑著自去了。

余雷道：「這三個說要去打播臺，我看他們相貌威風，必然有些本事。我們那個該去會他們一會？」岳霆道：「待小弟去。」隨即走過對門房內來，把手一拱，說道：「仁兄們貴處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請坐，在下都是湖廣澶州人。」岳霆又問：「各位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伍名連，這位姓何名鳳，那位姓鄭名世寶，俱是好弟兄。」岳霆道：「既是澶州，有一位姓伍的，叫做伍尚志，不知可是盛族麼？」伍連道：「就是先父。我兄何以認得？」岳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我的表兄弟了。」伍連道：「兄是何人？」岳霆道了姓名，二人大哭起來。

伍連道：「母舅、大哥被奸臣陷害，我爸爸自朱仙鎮撤兵回家，終朝思念母舅，染病而亡。小弟奉母親之命，來此祭奠娘舅一番。這何兄是何元慶叔父之子，鄭兄乃鄭懷叔父之子，一同到此上墳的。小弟一路上來，聽說奸臣之子，搭一座播臺，要與天下英雄比武。小弟欲借此由，要與岳伯父報仇！表兄為何到此？」岳霆將奉母命到寧夏去尋二哥不遇，也來此上墳，路上遇見羅鴻等，細說了一遍。伍連道：「諸兄既然在此，何不請來相見？」岳霆起身出房，邀了羅鴻、吉成亮、王英、余雷四人，來與伍連相見。禮畢坐定，商議去打播臺。店主人送進夜膳來，八位英雄就一同暢飲，談至更深，眾人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吃了早飯，八個人一齊出店，看了路徑，回轉店中。岳霆拿出兩錠銀子遞與店家，說道：「煩你與我買些三牲福禮，再買四個大筐籃裝好，明日早間要用的。」主人家答應，收了銀子，當晚整各端正。次早，眾人吃了早飯，一齊上馬。先著羅鴻、吉成亮、王英帶了四個家將，一應行李馬匹，並四筐籃祭禮，先到棲霞嶺邊等候。

岳霆同著伍連、余雷、何鳳、鄭世寶，共是五人，去看打播臺。來到昭慶寺前，但見人山人海，果然熱鬧。寺門口高高的搭著一座播臺，兩旁一帶帳房，都是張家虞候、家將。少停了一刻，祇見張國乾扎縛得花拳繡腿，戚光祖、戚繼祖兩個教師在後面跟著，走上臺來，兩邊坐定。張國乾就打了一套花拳，就去正中間坐下。戚光祖起身，對著臺下高叫道：「臺下眾軍民聽者，張公子在此識瞻天下英雄，二□餘日，並沒個對手，再有三日，就圓滿了。你們若有本事高強的，可上臺來比試。倘能勝得公子者，張大爺即保奏，封他的官職，不要懼怕！」叫聲未絕，忽有人叢裡跳出一個人來，年紀三□多歲，生得豹頭圓眼，叫一聲：「我來也！」涌身跳上臺去。

張國乾立起身來問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快通名來！」那人道：「我乃山東有名的好漢，叫做『翻山虎』趙武臣的便是。且來試試爺的拳看！」說罷，就一拳打來，張國乾將身一閃，劈面還一拳去。兩個走了三五路，張國乾賣了破綻，將趙武臣兜屁股一脚，輻輳的滾下臺來。看的眾人喝一聲彩。那趙武臣滿面羞慚，飛跑的去了。戚繼祖哈哈大笑，向臺下道：「再有人敢上臺來麼？」連叫數聲，並無人答應。伍連方欲開口，岳霆將伍連手上捏了一把道：「哥哥且緩，讓小弟上去試試看，若然打輸了，哥哥再去拿個贏。」

岳霆便鑽出人叢，縱身一跳，已到臺上。張國乾見是個瘦小後生，不在心上，叫聲：「小後生，你姓甚名誰？」岳霆道：「先比武，後通名。」張公子露出錦緞緊身蟒龍襖，擺個門戶，叫做「單鞭立馬勢」，等著岳霆。岳霆使個「出馬一枝槍」，搶進來。張國乾轉個「金剛大踏步」，岳霆就回個「童子拜觀音」。兩個一來一往，走了□餘步。張國乾性起，一個「黑虎偷心」，照著岳霆當胸打來。岳霆把身子一蹲，反鑽在張國乾背後，一手扯住他左腳，一手揪住他背領，提起來望臺下撲通的擲將下去。臺下眾人也齊齊的喝一聲彩。張國乾正跌得頭昏眼暗，扒不起來。伍連走上去，當心口一脚，踹得口中鮮血直噴，死於地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戚光祖弟兄立起身來，正待來拿岳霆，岳霆已經跳下臺去了。

余雷取出雙錘，將播臺打倒。兩邊帳房內，眾家將各執兵器來殺岳霆。鄭世寶已將腰刀遞與岳霆。五位好漢一齊動手，已殺了幾個。戚光祖舉刀來砍，被余雷一錘打在刀柄上，震開虎口。戚繼祖一槍刺來，何鳳舉鞭架開槍，復一鞭打來，閃得快，削去了一隻耳朵。

弟兄兩人見不是頭路，回去又怕張俊見罪，趁著鬧裡，一溜風不知逃往何處去了。那五位好漢逢人便打，張公子帶來的家將，俱逃回府去報信。這些看的人見來得兇，也各自逃散。那五人飛奔來到棲霞嶺下，羅鴻等三人已在等候，齊到墳前。四個家將將祭禮擺下，哭奠了一番，焚化了紙錢。將福禮擺下，吃得飽了，打發那四個家將，自回寧夏去復宗留守。八個好漢從後山尋路，同往雲南一路而去。

這裡張俊聞報，說是公子被人打死，戚家弟兄俱已逃散。張俊大怒，忙差兩個統制官，領兵出城追趕，已不知這班人從那裡去了。隨即火速行文，拿捉戚家弟兄。一面將公子屍首收拾成殮；一面申奏朝廷，緝拿兇黨。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到王能、李直二人，自從那年除夜岳元帥歸天之後，二人身穿孝服，口吃長齋。他說：「朝內官員皆懼秦檜，無處與岳元帥伸冤。陰間神道，正直無私，必有報應。」遂各廟燒香，虔心禱告。如此兩三年，並不見有一些影響，二人又惱又恨，就變了相，逢廟便打，遇神就罵。又過了幾時，一日正值八月□八，乃是漲潮之日。那錢塘觀潮，原是浙江千古來的一件勝事，詩曰：

子胥乘白馬，天上涌潮來。雷破江門出，風吹地軸回。

孤舟凌噴薄，長笛引淒哀。欲作枚乘賦，先揮張翰杯。

王能對李直道：「如此混濁世界，奸臣得福，忠臣受殃，叩天無門，求神不應，豈不氣悶死人！何不不同到江邊觀潮，少消悶懷，何如？」李直道：「甚妙！甚妙！」當時王、李二人出了候潮門，來至江邊。

誰知這日潮不起汛，乃是暗漲，甚覺沒興，祇得沿江走走。走到一座神廟，上面寫著「潮神廟」三字。李直道：「我和你各廟神道都已求過，祇有這潮神不曾拜過，何不與兄進去拜求？」王能道：「原說是逢廟便拜，遇神即求，難道潮神就不是神道？」遂一同走進店來。

細看牌位，那潮神卻就是伍子胥老爺。王能道：「別的神道，未受奸臣之害，你卻被伯嚭讒害而死。後來伯嚭過江，你卻立馬顯聖，自己也要報仇。難道岳翁為國為民，反被奸臣所害，你既為神，豈無靈感？難道岳家不應報仇的麼？」李直也惱起來，大叫道：「這樣神道留他何用，不如打碎了罷！」二人拿起磚頭石塊，將伍子胥老爺的神像並兩邊從人等盡皆打壞。正是：

英雄無故遭殘滅，一腔忠義和誰說！須將疏奏達天庭，方把忠良仇恨雪。

二人道：「打得快活！這番稍出吾二人胸中之氣！」兩個遂出了廟門，一路行來，不覺腹中飢餓。祇見臨河一座酒樓，造得□分精緻。

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

斷送一生惟有，破除萬事無過。花開如綺鳥能歌，不飲旁人笑我。憤恨憑他驅遣，憂愁賴爾消磨。杯行到手莫辭多，一覺醉鄉高臥。

二人走至店中，上樓坐定。小二問道：「二位相公，還請甚客來？」王能道：「我們是看潮回來，不請甚客。有好酒好饌，祇管取來，一總算錢還你。」小二應了一聲，忙忙的安排酒菜，送上樓來。

兩個吃一回，哭一回，狂歌一回，直吃到天晚。小二道：「可不晦氣！撞著這兩個癡子，這時候還不回去，哭哭笑笑的！」便上樓來問道：「二位相公，還是在城外住呢，還是要進城去的？」二人纔想著是要進城的，隨即下樓，取出一錠銀子丟下，說道：「留在此一總算罷！」出了店門，趕至候潮門，城門早已關了。王能對著李直道：「城門已閉，不能回家。不如過了萬松嶺，到棲霞嶺下岳元帥墳上，去過了一夜罷。」李直道：「使得。」兩個乘著酒興，一路來到岳墳，倒在草邊睡去了。

那王能、李直正在睡夢之中，聽得一聲：「岳飛接旨！」二人忙走前觀看，但見岳王父子等跪著迎接。伍王手捧玉旨開讀。大略云：

金闕玄穹高上玉皇帝君詔曰：賞善鋤奸，乃天曹之法；陽施陰報，實地獄之常刑。茲據伍員所奏：宋相秦檜，陰通金虜，專權誤國。其妻王氏，私淫兀朮，奸詐助虐。寺丞萬俟卨、羅汝楫求榮附惡，殘害忠良。咨爾岳飛，勤勞王事，能幸能忠，一門四德已全，誠為可嘉！許爾等陰魂，各尋覓主，顯靈預報。待其陽壽終時，再行勘問，著地獄官擬罪施行。王、李二生，誹謗神明，拆毀神像，本應處分；但念其忠義可嘉，姑置不究。欽哉！

岳王父子等謝恩畢，伍王即將「無拘雷漢牌」交與岳爺，辭別而去。那王、李二人驀然驚醒，想道：「方纔神道所言之事，我和你進城去打聽。若是岳爺果然在奸臣家中顯聖，便擇日重修伍王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二人挨到天明，回城打聽，不表。

再說秦檜自從害了岳爺之後，心下想道：「岳飛雖除，還有韓世忠、張信、劉琦、吳璘、吳玠等，皆是一黨，若不早除，必有後患。」這一日，獨自一個坐在萬花樓上寫本，欲起大獄，害盡忠良。這一本非同小可！

正寫之間，岳爺陰魂，同了王橫、張保正到萬花樓上，見秦檜寫這本章，□分大怒，將秦檜一錘打倒，大罵：「奸賊！罪惡貫盈，死期已近，尚敢謀害忠良！」秦檜看見岳爺，大叫一聲：「饒命呀！」岳爺吩咐張保：「在此吵鬧！我往萬俟卨、羅汝楫、張俊家去顯聖。」岳爺往各奸臣家，嚇得那些奸臣人人許願，個個求神，不表。

再說王氏聽得丈夫在萬花樓上叫喊，忙叫丫鬟上樓去看。那些丫鬟走上樓來，被張保盡皆打下，頭腦跌破，大叫：「樓上有鬼！」夫人叫何立往樓上觀看。何立走上樓來，張保就閃開了。何立見太師跌倒，昏迷不醒，祇叫：「岳爺饒命！」何立驚慌，跪下求道：「岳爺！饒了小人的主人罷，明日在靈隱寺修齋拜懺，超度爺爺罷！」張保又往別處去了。秦檜醒轉，何立扶下樓來。王氏見了，問道：「相公何故叫喊？」秦檜道：「我方纔在樓上寫本，被岳飛打了一錘，所以如此。」何立道：「小人上樓，見太師跌倒在地，小人許了靈隱寺修齋，太師方纔醒轉。」秦檜就叫何立拿二百兩銀子，往靈隱寺修齋拜懺，道：「明日我與夫人到寺拈香。」何立領命而去。

那王能、李直聞知此事，又打聽得各奸臣家家許願，個個驚慌！二人□分歡喜，擇日與伍老爺修整廟宇，裝塑神像。

正是：昊昊青天不可欺，舉頭三尺有神知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！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